



外国文学经典·名家名译(全译本)

茶花女

[法] 小仲马 著 李玉民 译



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
XI'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外国文学经典·名家名译(全译本)

茶花女

[法] 小仲马 著 李玉民 译



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
XI'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茶花女 / (法) 小仲马著; 李玉民译. — 西安: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, 2015. 6

ISBN 978-7-5605-7493-6

I. ①茶… II. ①小…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近代
IV. ①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35432 号

书 名 茶花女
责任编辑 汤 娜 荣 西

出版发行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
(西安市兴庆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710049)

网 址 <http://www.xjtupress.com>
电 话 (029) 82668357 82667874 (发行中心)
(029) 82668315 (总编办)

传 真 (029) 82668280

印 刷 北京市昌平开拓印刷厂

开 本 640mm × 960mm 1/16 印张 13 字数 178 千字

版次印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605-7493-6 / I · 212

定 价 22.00 元

读者购书、书店添货、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、调换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译者序

小仲马式的忏悔

——多余的《茶花女》

书应需而至，是我的一大快事。这次应约翻译《茶花女》，法国友人斯坦麦茨教授得知，就赠给我一种好版本。所谓好版本，就是有名家安德烈·莫洛亚作序，正文后又有注释，还附录了有关作者和人物原型的资料。无独有偶，译完小说要写“译者序”时，我又在书橱里发现一本应需之书，波罗·德尔贝什著的《茶花女与小仲马之谜》（沈大力与董纯合译）。这一发现改变了我写序的方向。

说来也怪，在世界上，《茶花女》是流传最广的名著之一，而在法国还称不上经典杰作，也就是说进不了学校的课堂。在课堂之外，《茶花女》在舞台上成为久演不衰的保留剧目，还由威尔第作曲改编成歌剧，可以入选世界歌剧十佳；至于搬上银幕的版本就更多了，世界著名影星嘉宝等都演绎过茶花女。可见，从名气上讲，《茶花女》不亚于任何经典名著。

就是在法国文学界，也无人不承认，《茶花女》是一举成功的幸运之作。1848年，小说《茶花女》一发表，就成为热点的畅销书。改编成戏剧四年后得以公演，又一炮打响。小仲马春风得意，成为文坛的宠儿。此后小仲马又创作并发表了许多小说和戏剧，有些还轰动一时，总之，到了1870年大仲马去世的时候，小仲马的荣耀已经完全遮蔽了父亲的名声。他拥有广大的读者和观众，在许多人眼里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。1875年，小仲马进入法兰西学院，可谓功德圆满，成为四十位“不朽者”之一。

对于这样一位成功的作家，称颂者自然大有人在，其中不乏乔治·桑、托尔斯泰、莫泊桑等名家，但时至今日，批评之声仍不绝于耳。最新的批评之作，就是摆在我面前的这本《茶花女与小仲马之谜》，写于1981年，作者以尊重史实的态度，披露《茶花女》神话的底细。书中第五页这样一段话特别引起我的注意：

“她将在祭坛上为资产者的体面而献身。”小仲马为自己虚构的“纯真爱情”辩白，对父亲说：“我希望一举两得，即同时拯救爱情与伦理。既然也赎了罪，洗涤自身的污秽，任何权威都不可能指责我选择了一个婊子当小说的女主人公。有朝一日，倘若我申请进法兰西文学院，他们也无法说我颂扬过淫荡。”

这段话又让我想起我本不愿理睬的、一种对《茶花女》的最轻蔑的评价，即说这是一部“玫瑰露”小说。写一个名妓的故事则是不争的事实，而这名妓又确有其人，名叫玛丽·杜普莱西，一个沦落风尘的绝色女子。且不说纨绔子弟、风流雅士趋之若鹜，大仲马也与之有染；单讲小仲马，1844年20岁，就得到比他大半岁的玛丽的青睐，很快成为她的“心上情人”。可是一年之后，两个人就因争吵而分手，小仲马给玛丽写了《绝交书》。

小仲马想跻身文坛，试笔不成，早就打名妓玛丽的主意了，开始搜集写作的素材。就在玛丽患肺病咯血期间，他就把她献上祭坛，写成了小说《茶花女》，又改编成剧本，成功首演被称为19世纪法国最重大的戏剧盛事。

然而，小仲马的创作命运已定，此后不管他又写出多少作品，也只是绿叶，陪衬他桂冠上的那朵大茶花。《茶花女》是他唯一的，始终是他成功的基点和顶点，也一直是对他评价或毁或誉的起点和终点。

此后小仲马的全部文学创作活动，都旨在逃出《茶花女》这个魔圈，逃出这块骷髅地，另建他的文学王国。他要走下原罪的十字架，坐上真正的文学宝座。

于是，他开创了“命题戏剧”，主张“戏剧必须服务于社会的重大改革，服务于心灵的巨大希望”。他按照这种主张创作的一些剧本，连题目都已命定：《半上流社会》（1855）、《金钱问题》（1857）、《私生子》（1858）、《放荡的父亲》（1859）、《妇女之友》（1864）……

于是，无论法国进入第二帝国时期，还是变成资产者显贵们的共和国，小仲马始终以伦理的权威自居，高举社会道德这杆大旗。

于是，他不失时机地忏悔青春时期的“原罪”：“读者朋友，我怀着对艺术的热爱和尊重，写了所有这些剧本，唯独第一种例外，那是我花一周时间炮制出来的，单凭着青年的胆大妄为和运气，主要是图钱，而不是有了神圣的灵感。”

他所说的“例外”，当然是指《茶花女》，令人深思的是，围绕着他带来最大名利的这部作品，他总是否定别人肯定的东西。

想当初，小仲马写《茶花女》时，抛却功利的动机不说，他毕竟是写自身的一段感情经历，尤其这是同一个红极一时的名妓不可能长久的恋情，极具新闻看点，即使原本原样写出来，就可以成为畅销读物了，更何况是美化（艺术加工）了呢？

小仲马自然不会简单地叙述同妓女的爱情故事，否则他就真的创作出一部“玫瑰露”小说了。他深感“同时拯救爱情和伦理”的必要，以免落个颂扬淫荡的恶名。因此，他一方面把这段放荡行为美化成“纯真爱情”，另一方面又准备为了伦理而牺牲掉爱情。

应当指出，小仲马的高明处，就是通过忏悔的口吻来完成这种美化的。他采用忏悔的手法，在一定程度上，固然是模仿普莱伏神甫的《玛依·列斯戈》，也是受缪塞的《世纪儿的忏悔》的启发。但是，一般意义的忏悔，总是悔痛自己的所作所为，而小仲马痛悔的却是他在现实中莫须有的、仅仅在作品中才有的思想和行为，这是最大的区别，也是他成功的创新。

在小仲马的笔下，一次放荡行为转化为“纯真爱情”，阿尔芒一片真心追求茶花女，却总误解玛格丽特的真情。故事自始至终，两人都在表述这种心迹。更令人叫绝的是，阿尔芒和茶花女要争取社会和家庭的认同，把他们不为伦理所容的关系纳入伦理的规范，获得合法的

名分，为此不惜一切代价，只可惜碰到不可逾越的障碍，从而酿成悲剧。

F. 萨尔塞 1884 年谈到《茶花女》时，有这样一段话：“这个年轻人根本不在乎规则，也不理睬他所不了解的传统习惯。他将这个热辣辣、活生生的故事搬上舞台，再现日常生活的各种细节……他却没有想到引入生活细节的同时，就更新了戏剧的力量，进行了一场变革……这是舞台上所见到的最真实、最感人的作品之一。”

正是这种“热辣辣、活生生的故事”，给了作品以感人的力量和长久的生命力。但小仲马认为这是要赎的“罪”，要洗涤的“污秽”。他认定《茶花女》的成功是他忏悔的成功。的确，伪装成纯真爱情的放荡，再加上忏悔的调解就既能满足那些有产者的欲望，又符合当时社会的道德观念了。

然而，小仲马混淆了，或者根本没有分辨清艺术的成功和社会的成功。他错误地以为社会的成功就是艺术的成功。《茶花女》之后四十年的文学创作，小仲马在社会成功的路上步步攀登，不断地忏悔他的原罪《茶花女》。

四十年社会成功的掌声和喝彩一旦静下来，他的众多作品摆到《茶花女》的旁边一比，就显得多么苍白。

白白忏悔了 70 年。

小仲马仿佛要夺回那 40 年，就在 1895 年亡妻之后，他又娶了比他年少 40 岁的亨利埃特·雷尼埃。

新婚半年之后，他便去世了。

应小仲马临终的要求，家人没有把他葬到他家在故乡维莱科特雷的墓地，而是葬在巴黎蒙马特尔公墓，离茶花女玛丽·杜普莱西的香冢仅有百米。

这也许是小仲马的最后忏悔。

目 录

第一章 / 1
第二章 / 6
第三章 / 11
第四章 / 17
第五章 / 25
第六章 / 32
第七章 / 39
第八章 / 48
第九章 / 55
第十章 / 64
第十一章 / 74
第十二章 / 84
第十三章 / 91
第十四章 / 99
第十五章 / 108
第十六章 / 114
第十七章 / 122
第十八章 / 128
第十九章 / 135
第二十章 / 141

第二十一章 / 146

第二十二章 / 153

第二十三章 / 160

第二十四章 / 168

第二十五章 / 178

第二十六章 / 185

第二十七章 / 197

第一章

依我看，只有认真学习了一种语言，才可能讲这种语言，同样，只有多多研究了人，才可能创造出人物。

我还没有到能够编造故事情节的年龄，也就只好如实讲述了。

因此，我诚请读者相信本书故事的真实性，书中的所有人物，除了女主人公之外，都还在世。

此外，我所收集的有关事实，大多在巴黎都有见证人，他们可以出面证实，假如我的见证还不足以服人的话。再者，多亏了一种特殊的机缘，唯独我能够把这个故事记述下来，因为我是故事最后阶段的唯一知情人，而不了解最后阶段的详情细节，也就不可能写出一个完整的感人故事了。

这些详情细节，我是这样获知的。

那是 1847 年 3 月 12 日，我在拉菲特街看到一大幅黄颜色的广告，是拍卖家具和珍奇古玩的消息，在物主去世之后举办的拍卖会。广告没有提及那位逝者的姓名，仅仅说明拍卖会将于 16 日中午到下午 5 时，在昂坦街九号举行。

广告还注明，在 13 日和 14 日两天，感兴趣者可以去参观那套住房和家具。

我一向喜爱古玩，这次机会我决不错过，即使不买什么，至少也要去开开眼。

次日，我就前往昂坦街九号。

时间还早，不过那套房间已经进人参观了，甚至还有几位女士：她们虽然身穿丝绒衣裙，披着开司米披肩，乘坐的豪华大马车就在门外等候，可是展现在眼前的豪华陈设，她们看着也不免惊诧，甚至感

叹不已。

后来我才领会，她们为何那样感叹和惊诧了，因为，我一仔细瞧瞧，就不难发现自己进入了一名高级妓女的闺房。那些贵妇，如果说渴望亲眼看看什么的话，渴望看的也正是这类交际花的宅内闺房，而进入参观的恰恰有上流社会的女士。须知此类交际花，每天乘坐马车兜风，将泥水溅到贵妇的马车上，她们还到歌剧院和意大利人剧院去^①，就坐在贵妇隔壁的包厢里。总之，她们肆无忌惮地在巴黎炫耀妖艳的美貌、炫目的珠宝首饰，以及风骚淫荡的生活。

女主人既已逝去，我得以置身于这套房中，就连最贞洁的女子也可以长驱直入了。死亡净化了这富丽堂皇之所的污浊空气。况且，真需要解释的话，这些最贞洁的女子也情有可原，说她们是来参加拍卖会，并不知道是谁的住宅，说她们看了广告，就想来瞧瞧广告所列的物品，以便事先选定，这种事再普通不过了。当然，她们在所有这些奇珍异宝之间，也无妨探寻这名交际花的生活痕迹。而此前，她们无疑听人讲过她那无比奇妙的身世。

只可惜，隐私也随女神一同逝去，那些贵妇无论怎样搜索，也仅仅看到逝者身后要拍卖的物品，丝毫也没有发现女房客生前出卖了什么。

不少东西自然值得一买。室内家具和陈设十分精美，有布尔^②制作的巴西香木家具、塞夫尔^③的和中国的瓷瓶、萨克森^④的小雕像，还有各种绸缎、丝绒和花边的衣物，可以说应有尽有。

我跟随先到的那些好奇的贵妇，在这套住宅里转悠。她们走进一间挂着帷幔的屋子，我刚要跟进去，却见她们笑着退出来，就好像为满足这种新的好奇心而感到羞愧，这反倒更加激发了我进屋瞧瞧的欲望。这是一间梳妆室，还原样摆满极为精美的化妆用品，充分显示这

① 意大利人剧院，原址是舒瓦泽尔-斯坦维尔旅馆，用以接纳意大利演员，故名，后经整修，改名为喜歌剧院。

② 布尔（1642—1732）：法国乌木雕刻家，创造出镶嵌铜饰和鳞饰的新型高级家具。

③ 塞夫尔：法国小镇名，位于巴黎西南，以生产瓷器著称。

④ 萨克森：德国东部地区，以生产瓷器、皮革著称。

女子生前何等穷奢极欲。

靠墙一张三尺宽、六尺长的大桌子上，欧科克和奥迪奥^①的珠宝制品闪闪发亮。真是一整套精美的收藏品，数以千计，都是这套居所的女主人不可或缺的，无一不是金银制品。然而，这么多收藏，只能是逐渐聚敛，绝非是一场艳情之功。

我看一名妓女的梳妆室，并不感到愤慨，而是饶有兴味地观赏，不管什么都看个仔细，发现所有这些精雕细琢的物品上，均有各自不同的徽记和姓氏的缩写字母。

所有这些东西，每一件都向我显示这个可怜姑娘的一次卖身，我边看边想道：上帝对她还相当仁慈，没有让她遭受通常的惩罚，而让她在年轻貌美和奢华生活中香消玉殒，须知年老色衰，是交际花的第一次死亡。

事实上，还有什么比放荡生活的晚景，尤其一个放荡女人的晚景，更为惨不忍睹的呢？这种晚景，尊严丧失殆尽，也丝毫引不起别人的关切。她们遗恨终生，但并不是痛悔走错了人生之路，而是悔不该毫无算计，挥霍了手中的金钱，这是让人最不忍卒听的事情。我就认识一个昔日的妓女，过去的风流不再，只留下一个女儿，据她同时代的人说，女儿差不多跟母亲年轻时同样漂亮。母亲将这可怜的孩子养大，如果不是为了命令她给自己养老，就绝不会对她说：“你是我的女儿。”这个可怜的姑娘名叫路易丝，她顺从母意委身于人，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，也毫无激情、毫无乐趣可言，就好像大人要她学会一种职业，她便干了那一行似的。

这个姑娘自小就目睹放荡的生活，始终处于病态的境况中，又过早地堕入这种生活，她身上的善恶意识也就泯灭了，而且，谁也没有想到要发展上帝也许给了她的善恶辨别力。

这个姑娘几乎每天在同一时刻，都到大街上游荡，那情景我终生难忘。当然也总由她母亲陪伴，那么勤谨，恰似一个亲生母亲陪伴自

① 欧科克和奥迪奥：当时最负盛誉的金银首饰匠。奥迪奥是帝国风格的大首饰匠，制作了法兰西银行的茶炊和拿破仑儿子的摇篮。

己的亲生女儿。当时我还很年轻，也准备接受我那时轻薄的道德观念。然而我还记得，目睹在监护下的这种卖娼行为，我也不免心生鄙夷和憎恶。

此外，那种清白无辜的情态、那种忧郁痛苦的表情，在处女的脸上也是绝无仅有的。

简直就是一副“听天由命”的形象。

有一天，这姑娘的脸豁然开朗。这个有了罪孽的姑娘，在母亲一手操办的堕落中，似乎也得到上帝赐予的一点幸福。归根结底，上帝把她造就成一个软弱无力的人，为什么就不能给她点儿安慰，好让她能承受住痛苦生活的重负呢？且说有一天，她发觉自己有了身孕，不禁喜悦得发抖，毕竟她心中还存留一点儿贞洁的思想，心灵自有其奇特的隐避所。路易丝高兴极了，跑去把这消息告诉母亲。按说，这种事羞于启齿，然而，我们在这里不是随意杜撰伤风败俗的故事，而是叙述一件真事。况且，我们若不是认为对待这类女人，人们不倾听就严加谴责，不经判断就极力蔑视，因而应当不时揭示她们所受的苦难的话，那么这种事我们最好避而不谈。我们说羞于启齿，但是母亲却回答女儿说，她们母女二人度日就很艰难，再添一个人更难生活了，还说这种孩子要了也白扯，怀孕简直就是浪费时间。

第二天，一个接生婆来瞧路易丝，我们只需指出她是母亲请来的朋友。路易丝卧床数日，下床后比以前脸色更加苍白，身体更加虚弱了。

三个月之后，一个男人对她产生了怜悯之心，力图治愈她的心灵与肉体的创伤，可是，流产这一最后的打击太猛烈，路易丝还是不治身亡。

她母亲还在世，怎么过活呢？只有天晓得。

我在观赏那些银器的时候，脑海里又浮现了这个故事，有一阵工夫仿佛陷入沉思，因为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，一名看管者在门口监视，以免我偷窃什么物品。

我看到引起那人极大的不安，便走上前，对那个老实厚道的人说道：

“先生，您能不能告诉我，原先住在这里的人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她叫玛格丽特·戈蒂埃小姐。”

我闻其名，也见过面。

“怎么！”我又对看管人说，“玛格丽特·戈蒂埃去世了吗？”

“对，先生。”

“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”

“我想是三个星期之前的事儿了。”

“为什么让人参观她的住房呢？”

“债主们认为，这样安排能提高拍卖的价钱。这些纺织品和家具，人们事先看了就会有印象，您也明白，这样做能鼓励人们购买。”

“这么说，她负了债？”

“唔，先生，她负了很多债。”

“那么，拍卖的钱也准能抵债啦？”

“还会有剩余。”

“剩余的钱归谁呢？”

“归她家里人。”

“她还有家吗？”

“大概有吧。”

“谢谢，先生。”

看管人明白我的来意，也就放了心，向我施了个礼，我便走了出去。

“可怜的姑娘！”我往回家走时，心中暗道，“她死的情景一定很凄凉，因为在那种圈子里的人，必须身体健康才会有朋友。”我情不自禁，怜悯起玛格丽特·戈蒂埃的命运来了。

这在许多人看来，未免显得可笑。的确，对于沦为娼妓的女子，我总是无限宽容，甚至不想费心为这种宽容争辩。

有一天，我去警察局办护照，瞧见旁边一条街上，一名妓女被两个宪兵抓走。我不知道她干了什么事，我所能讲的，就是她这一被逮捕，就不得不同才出世几个月的孩子分离，她亲着孩子，热泪滚滚而落。从那天起，我再也不能一见女人就随便鄙视了。

第二章

拍卖会于 16 日举行。

参观与拍卖间隔一天，好方便挂毯工人摘下帷幔、窗帘等物品。

回到消息灵通的首都，总会有朋友告知重大新闻，当时我旅行归来，却没有听说玛格丽特之死，这也是自然的，没人把这当作要闻。玛格丽特长得很美，然而这类女人越是讲究奢华的生活，惹人议论纷纷，死的时候就越是无声无息，好似那些每天升落而黯淡无光的星球。假如她们正当青春韶华便逝去，那么她们从前的所有相好就会同时得知消息，只因在巴黎，一位名妓的所有情人，几乎总能亲密相处。大家交换同她相好的一些往事，但是每人还照旧生活，不会受这一事件的干扰，甚至连一滴眼泪也不会掉。

如今这年头，人一到二十五岁，就不会轻易落泪了，眼泪变成极为稀罕之物，就不可能为随便一个女子抛洒，顶多哭哭双亲，那也是与他们养育时的付出相等值的。

至于我，尽管玛格丽特哪一件梳妆用品上，都找不见我的名字缩写的字母，但是出于我刚才承认的这种本能的宽容、这种天生的怜悯心，我还是想到她的红颜薄命，也许她并不值得我久难释怀。

还记得在香榭丽舍大街，我能经常遇见玛格丽特。她乘坐由两匹红棕色高头大马拉的蓝色四轮马车，每天都要经过那里。那时我就注意到她有一种高贵气质，与她那类人不同，而她那绝色的美貌更加突显了她那高贵气质。

那类不幸的女子，出门通常有人陪伴。

然而，同她们有夜宿之情的任何男子，都不肯当众宣示这种关系，她们本人又害怕形只影单，就总携带女伴。女伴的境况自然不大如她

们，或是自己没有马车，或是些老来俏，打扮得花枝招展也难再现往日的风骚。若想了解她们所陪伴的女子什么隐私，就不妨去问问她们。

玛格丽特的情况则不同，她总是独自乘车到香榭丽舍大街，尽量避免惹人注目，冬天裹上一条开司米大披巾，夏天就穿着极普通的衣裙。她喜欢散步，路上尽管能遇到不少熟人，她偶尔向他们微微一笑时，也唯有他们才能见到，那是一位公爵夫人才可能有的微笑。

她并不像从前和现在的所有同行那样，在香榭丽舍大街的入口处，绕着圆点广场漫步，而是由两套马车飞速拉到布洛涅树林^①。她到那里下车走一小时，然后重又登车，飞驰返回住所。

我曾时而目睹的这些情景，重又浮现在我眼前，我不禁叹惜这个姑娘的香魂离去，如同叹惜一件艺术杰作的彻底毁掉。

的确，世间再也不可能见到比玛格丽特更迷人的玉貌花容了。

她高挑儿的个头儿，身材未免苗条得过分，但是，她衣着上善于搭配，以高超的技巧稍一调节，就消除了造化的这种疏失。她那条开司米大披巾边角一直垂到地面，两侧飘逸出丝绸衣裙宽宽的花边，还有厚厚的手笼，藏住双手，紧紧贴在胸前，四周围着十分巧妙排列的褶皱，线条那么优美，再挑剔的目光也挑不出毛病。

她那颗头简直妙不可言，正是着意修饰的部位，天生小巧玲珑，大概是缪塞^②说过，母亲特意给她生了一个适于打扮的脑袋。

她那张鸭蛋形的脸蛋，清秀得难以描摹。两道清纯如画的弯眉下，镶嵌着一双黑眼睛；而遮蔽眸子的长长睫毛低垂时，就在粉红的脸颊上投下阴影；那鼻子纤巧挺直，十分灵秀，鼻孔微微向外张，强烈地渴望性感的生活；那张嘴也特别匀称，嘴唇曼妙地微启，便露出乳白色的牙齿；那肌肤长一层绒毛，宛若未经手触摸过的桃子。这些组合起来，便是她那张柔媚面孔的全貌了。

她那乌黑的秀发赛似煤玉，不知是否天然卷曲，在额前分成两大辘；再拢到脑后，两侧只露出耳垂，吊着两只亮晶晶的钻石耳环，每

① 布洛涅树林：位于巴黎西郊，是巴黎人驱车游玩的好场所。

② 阿尔弗雷德·德·缪塞（1810—1857）：法国浪漫派天才诗人、戏剧作家和小说家。

只价值四五千法郎。

玛格丽特那种火热的生活，为什么还能给她的脸上留下特有的纯真甚而稚气的情态呢？这正是我们不能无视，又百思不得其解的方面。

玛格丽特有一幅维达尔^①给她画的出色肖像，也只有他的画笔，才能再现她的风韵。在她去世之后，那幅画像在我手中保存数日，它同本人惊人地相似，能向我提供许多信息，弥补我记忆中的缺失。

这一章讲述的具体情况，有些是我后来才获悉的，现在就写出来，以免开始叙述这位女子的逸事时，再回过头来追述。

剧院每次首场演出，玛格丽特必去观赏。每天夜晚，她都在剧院或者舞厅度过。每次演出新的剧目，就肯定能看见她到场，而且有三样东西从不离身，放在她在一楼包厢的俯栏上，即她的观剧镜、一袋糖果和一束山茶花。

她带着的茶花，每月头二十五天是白色的，随后五天是红色的。而花色的这种变换，始终无人了解其中的奥妙，我也不能解释，仅仅指出这一现象。而这一现象，剧院的常客和她的朋友，也同我一样注意到了。

除了茶花，从未见过有别的鲜花与玛格丽特相伴。因此，她常去巴尔荣太太花店去买花，到头来就得了一个绰号：“茶花女”，而她这一绰号就叫开了。

此外，我也像生活在巴黎某个社交圈的人那样，知道玛格丽特给一些最时髦的青年当过情妇，对此她并不讳言，而那些公子哥儿也以此炫耀，这表明情夫和情妇彼此都很满意。

然而，据说大约三年前，她从巴涅尔^②旅行归来之后，就只跟一位外国老公爵一同生活了。那位老公爵极为富有，千方百计要她改变过去的生活，而她似乎也颇乐意听从老公爵的安排。

此事的经过，别人是对我这样讲的。

1842年春天，玛格丽特身体十分虚弱，形容枯槁，她不得不遵医

① 维达尔：即万桑·维达尔（1811—1887），法国肖像画家。

② 巴涅尔：法国南方上比利牛斯山区的温泉疗养地。